

龙吟梅香：回忆岳父龙仲文

潘中房 文/图

我的岳父龙仲文是望江县人，这个古称“雷池”的地方，乡民都喜欢哼黄梅调，人们平时说话甚至连哭丧的悲腔里也隐约有黄梅戏韵味，黄梅戏脉可谓深厚无比，这儿不仅是黄梅戏重要发源地之一，至今仍是黄梅戏重镇。岳父祖上是当地望族，家境殷实，家族曾拥有私家戏班，经常搭台演出。在浓厚的黄梅戏氛围的熏陶下，岳父度过了戏韵流淌的青少年时代，这为他热爱黄梅戏，日后执笔用黄梅戏剧本来书写人世悲欢并取得不凡成就埋下了伏笔。

1988年秋，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省外贸部门工作。这年国庆节，和爱人一起去安庆拜访岳父，岳父得知我和他一样也是中文系出身，十分高兴，亲自下厨整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席间交谈甚欢，岳父操一口望江方言，讲到一些文坛掌故，我虽半懂半猜，却听得津津有味。岳父家说是两室两厅，其实每间都小得可怜，节假日三个孩子一起回家再加上我，动静起来常常要“摩肩接踵”，但岳父似乎对此并无抱怨，相反对这个位于顶层，虽逼仄却有个不小平台的房子颇为矜惜。岳父养了梅兰橘栀等许多花草，平台也是他放松脑筋的地方。平台东南角用石棉瓦和单层砖墙搭了个十几平方米的简陋“书房”，薄瓦薄壁，可想而知冬如冰窖夏似蒸笼，但却是岳父的圣殿，一床一桌一架书，好歹是个静思之地。

这时的岳父正忙于编纂《安庆地方志》，这间简陋的书房正是他的战壕，一走进去，满眼都是厚厚的志稿堆在角角落落，几无下脚之处，志稿的页边行间密布的蝇头小字似蚁阵行军，烟灰缸里积着的烟蒂犹如山丘，触目惊心地见证着他辛勤劳作的无数个昼夜，它让我第一次对笔耕的艰辛有了直观的认知。我当时还不了解岳父和黄梅戏的渊源，看到书架上大都是有关黄梅戏的书籍资料，有的已经泛黄，甚至有油墨印刷和手抄的戏本，心说安庆家家唱黄梅，人人谈黄梅，好文之人读黄梅，果然是个有“戏”的城市。后来慢慢知道岳父很小就和黄梅戏结缘，大学期间还有登台演出的经历，编创过不少有影响力的剧本，有的拍成电影、电视剧，其中《郑小姣》获得了第三届电视金鹰奖，轰动一时，不禁心生敬意。

更深一步了解到岳父黄梅戏创作成就，是在《龙仲文黄梅戏剧作选》出版和他生病住院期间。因帮他校对样稿，我拜读了编入集中的七部剧作，他们题材多元，叙事框架多变，韵语唱词尤见功力，像七颗珍珠，是岳父创作中的精品。《郑小姣》《小姑与彭



岳父(右)和曹禺先生在一起

郎》植根于民间传说之上的瑰丽想象和婉转抒怀；《东床梦》借助东晋王羲之坦腹东床的历史典故解构重塑当今现实；《选才记》体现了对现实痛点的关怀……这些剧作无不展现了岳父对黄梅戏艺术的独特理解、探索勇气和深厚的创作实力。

从安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完颜艺舟先生为剧作选撰写的序言中，知道这些剧目不仅都搬上过舞台，而且多数是当时的“红”剧，有的被多次献礼调演，斩获大奖，有的剧目家喻户晓、至今仍然深受欢迎。新时期黄梅戏拓荒之作《红霞万朵》，因署名为集体创作，岳父未将之收入自己的剧作选，完颜先生在序中谈到了该剧背后的故事，肯定了岳父在该剧创作中的贡献。集中的《香妃》一剧较特殊，写的是边塞少数民族题材，虽未搬上舞台，但引入异域风情的音乐和对黄梅戏唱腔调式进行调和的大胆尝试，显示了岳父勇于拓宽传统戏曲边界的创新精神。岳父退休不久就被诊断患了肺癌，这大概和他长期伏案工作和醉心于创作大量抽烟有关。他患病后一直在省里的医院治疗，我有空就到病房陪他聊天，有关黄梅戏的话题自然少不了，既有舞台轶事，比如韩再芬如何成为郑小姣主演等等，更多是他在黄梅戏创作中的心得和思考，从这些拉拉杂杂的闲谈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岳父对黄梅戏发自内心的喜爱，以及他在创作中倾注的热情、付出的心血。他总说黄梅戏的艺术密码是草根性，黄梅戏离开安庆方言的滑音拖腔，就如鱼儿离了水，唱念就没了韵味，对白唱词如果不揉入俚语俗谚，就不能让看戏听戏的人叫好，只因那些含有草根智慧的语言才能更直入人心地传达情感，这就是泥土的芬芳。地方戏植根在草台之上，搬几条板凳、随便垫个高台就能演出，但攀登艺术殿堂，想长盛不衰，还需要在不同时期推出反映新生活的好剧，不断保持剧种的活力，就像你们卖东西不时要有爆款一样，光在传统里徘徊，没有创新，鲜活度一旦缺失，

就会慢慢凋萎。他说自己在创作中就较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的热门话题和痛点问题，如高考制度恢复、基层权力腐败等，剧本演出后观众反映都很强烈。

我大学读的是南开，因为周总理在南开学习过，并且曾在学习期间组织过话剧团开展革命活动，留下了传统，所以我们学校一直有个校办的话剧节，惯例是中文系主办，轮到我们这届，我算个积极分子，执笔和几个同学一起编过剧、演过戏。我和岳父谈到过这些往事，所以他一度寄予厚望，想引导我参加黄梅戏编创活动，曾带我拜访过一些剧作家。岳父一次和我谈心，提醒我要多了解一些安庆地方的掌故和民俗民谣等，找些与这个地方有关、特别是近代，如太平天国、民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和戏剧基础类书籍读一读，他说自己手头的志书编纂完成正好到龄退休，他一生的志趣在黄梅戏上，退休后想把几部酝酿已久的剧目写出来，可以带我一起做，要我先做些知识准备、挖掘积累些素材。只是彼时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社会热点是经商下海，靠在清冷书斋码字求前途并非令人向往的追求，我在省外贸工作，算是改革开放前沿，这种观念更强烈些，虽有此“家学”可继，岳父也有意提携，但我一来不想以文谋生，二是看到传统戏曲以唱为主，写唱词没有很好的古代诗词曲赋功底显然不行，我自认为缺乏才气，没有信心立志于此，所以对他的嘱咐未放在心上。

2024年我和爱人回安庆探望岳母，参观市博物馆，有关黄梅戏的文物资料在其中有专馆展示，不仅有历史图片、名家剧照、舞台演出照陈列，还用幻影成像、电子触屏、全息投影等新手段来介绍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内容翔实丰富，但偌大展馆里，未看到有关编剧、剧作家介绍的片纸只字，也未有任何显影，他们呕心沥血的付出，对促进黄梅戏发展的价值看来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一次回安庆，在黄梅戏会馆参加一次聚

餐，餐馆的廊道、墙壁上，密密悬挂着许多黄梅戏名角照片、演出剧照、舞台造型、历史人物图片等等，我不自觉地搜索岳父的照片，遗憾的是有关编剧、剧作家的资料同样缺失。戏剧固然是门有追星传统的艺术，但流传下去的剧哪个没有相得益彰的好本子加持呢？民间餐馆的墙面多挂明星照无可厚非，没有看到编剧介绍，顶多让人有些失落，但全方位展现黄梅戏发展历史史实的博物馆陈列区，不应该没有编剧、剧作家的一席之地。

岳父去世后，安庆市把唱响黄梅戏作为地方发展的抓手，每年举办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进一步推动了黄梅戏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热度，使之成为全国地方性戏剧中冒尖的一个剧种，形势喜人，但也喜中也有忧，其中剧本荒就是一个较突出问题。编剧、剧作家薪火难继，除了大时代原因，黄梅戏的一片热闹中，编剧、剧作家或多或少被忽视，对吸引新人加入黄梅戏创作队伍恐怕也是个不利因素。随着像岳父这样一批既真心喜爱黄梅戏，又有深厚古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编剧或离世或老去，当前还有几人能像岳父那一辈人一样，仅仅因为喜爱，就甘愿为自己内心向往的一缕微光枯坐斗室、自得其乐地字斟句酌，为一段黄梅戏唱词耗费心力反复进行推敲呢？

岳父在文学上有抱负，除了家族因素的影响，还缘于他们这代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信艺术能改造社会，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他们心灵世界的檐牙楼阁异常繁富陆离，做任何事都刻苦认真、坚持不懈，能往深处扎下去。不论在黄梅戏创作，还是地方志编纂上岳父都耐得住寂寞，用心耕耘，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就。安庆是座戏城，走进大街小巷，不时听到黄梅调从门里街角传出，这时，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岳父在他那间寒暑难避的“书房”，鼻梁上挂着老花镜，佝偻伏案笔耕的画面。“一逢天上星和月，二逢浪里架仙桥，三逢老龙来戏水，四逢彩舟浪里飘——我与彭郎把橹摇。五逢神女到仙草，六逢弄玉喜吹箫，七逢七姐天仙配，八逢八仙踩波涛——我与彭郎乐逍遥。”“墨汁凝成心头血，准考证是再生书。”“大漠孤烟裁作裙，天山雪水煮成茶。”多少婉转如诉的精美唱词在墨水与烟灰交融的暗夜里诞生，多少情感丰满的文字在智慧与汗水交织的心血中熬成，岳父方志存历史，戏笔写苍生，留下的是沉甸甸的著作，特别是《郑小姣》《红霞万朵》《选才记》等几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剧，对黄梅戏风靡全国是有力的助推。斯人虽逝，但他曾发出的嘹亮龙吟将能够听到越来越清晰的回音。恭缀一律，谨纪纪念：

雷池曾放戏魂狂，艺海投身征路长。
陋室笔耕烟作伴，寒窗墨淬血凝章。
小姣红透江南北，霞朵催开梅苑香。
心醉龙腔传韵，声名得丧岂须量。